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九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錄監生臣姚元焜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上

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五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

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身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

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讎正五經繆闕

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為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

得領祭酒初孔頴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
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𤣥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
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
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彚羣書至六萬卷
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禄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為炎埃
官幐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為縵胡於是嗣帝區
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
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

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為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荅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奥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覬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實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

經會諒反除名為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為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説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

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絶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為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為也窋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窋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窋又問馬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窋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

明略過人寶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為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禀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為邏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為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閈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閒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

東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
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
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
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
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
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
吳縣男卒論譔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
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

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為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絶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祕書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名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

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為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叅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為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

顔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黄門郎遂居關中為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叅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

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為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窶甚資教授為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

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于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讐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為郴州刺

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為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賔客巾褐㡧帔放情蕭散為林墟之適多藏古圖畫罷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譔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顔祕書為

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譔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永徽三年子揚廷為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譔匡謬正俗八篇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為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

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奬勞終鄆州刺史譔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

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歷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譔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頴達譔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

太子失賜黄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宫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譔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駮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頴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為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别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説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為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退隠白鹿山諸方来受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頴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髙宗為太子引為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宫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侻敏悟絶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

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

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遷累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

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兎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為直祕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髙麗百濟同伐新羅

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為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為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本玄

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且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為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為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於是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親親顯尊尊為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為六室及帝崩禮部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瘞

且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愜晉范宣議
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天府瑞異所舍也
禮去祧有壇有墠臣皆所未安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
右為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禱之未絶
也有詔如敬宗議然言七廟者本之子奢帝嘗詔起居
紀録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
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
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

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令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為泣下奇其操謂

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為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宫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髙氏何以亡士衡曰髙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隷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内離剥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為之用此

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
恕爾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
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
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
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士衡以禮教
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彦趙李玄植
公彦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為太
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

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為七室唐廟為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悰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偽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公彦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間為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

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

寤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

陳國子博士入隋為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甫冠以學

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為

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

一區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

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

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
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
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㣲曰昔孔子門人三
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
過於先聖帝為之笑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
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後㣲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
天功為巳力罪也帝大悅遷燕王府司馬出為睦州刺
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

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肯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朔望祿賜防閣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曰康陪葬昭陵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謚曰貞獻子鎰别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

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水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為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為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窗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為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悦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孫倚相仕為祕書省正字讎覆圖書多所刊定子崇義天寳末為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畧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寳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寳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寳臣

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讎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頻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令悅兇猾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

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
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凡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
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
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
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於王武俊如其
揣云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
秋甫冠以國子生為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

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時許叔牙為侍讀同勸講王為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

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祕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謚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為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為說不指蒼旻為天而以昊天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圓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為天乎日月麗于天

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為天草木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丘為一玄析而二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説與著式相違宜有刋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為不稽請四郊迎

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為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嚳郊嚳夏禘黄帝郊鯀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玄謂禘者祭天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

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令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隂用事也玄説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㑹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圜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

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卧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為口實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顔師古孔穎達譔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内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為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

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譔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更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譔高祖實錄與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譔太宗

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為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顔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撮其要為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伯莊者彭城人為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譔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祕書監

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暐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為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暐後復踐其官及職
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為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為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為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閒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

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
餘遇赦歸會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
若溢沸者道琮曰 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
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儒學中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頴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

令持節諭山東為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餘令博於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為林也徙幽州録事叅軍有為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熈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熈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敬在東宫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譔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

郎卒
凡餘慶為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為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議論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為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咎餘慶婢父婢方孿譖敬敷死獄中又哀貧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讕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

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令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搒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又為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

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為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
太子講修書于芳林門時姑為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
出為桃林令召為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
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
書諫以為氈裘冐頓之裔解辮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
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
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曰齊獻公陛
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

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内帝寤有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齊眒善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蘄州司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為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寛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為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决人命至重萬有

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郤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戮而紹死於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緦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歷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為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

每目為鳳閣舍人様與徐彦伯劉知幾張説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説專意譔綜條彚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即斬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搒死俄以禮部侍郎為修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東海郡公遷黄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渳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以屬

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劒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為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嶲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羲敗不染於惡出為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玄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

榜以修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七當譔次髙選卒年七十餘帝悼惜遣使就弔贈太子少保謚曰文齊眪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髙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為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内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為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令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圜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圜丘曰禘祭

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為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

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髙宗配五天帝鳯閣舍人
元萬頃范履氷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髙祖
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
祖考有兼配義髙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髙
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國子祭酒修
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
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

窮彊飲食之更貿以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司馬敬淳少力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邱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

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

獄免死後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譔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為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

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譔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懌數沮詰其言元感縁鋒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

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宫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内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歴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

為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
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
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
没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
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
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
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

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為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朞之喪三年朞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

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定敢問此可為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内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

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為節之以禮叵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朞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俠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

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刼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
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
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
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祕書少監使侍
皇太子紹宗雅修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
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於家嘗與人書曰鄙夫
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
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

虞被中畫服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王傳黄老術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為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

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顧罷郡國廟丞相韋玄

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嵗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為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於費可減朕常膳為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

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褘衣復寢宮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駁奏太子乜邑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

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塋兆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為陵不疑粲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親不及雍王雍墓不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哉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為祕書少監其從父行嘉仕為雍王記室亦

以學聞粲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傅謚曰景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内若劚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王為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為陸渾令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覃思經術舉訢訢然張説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

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
莊書尤懸解弟子貧者賙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
未嘗問産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而
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烏應奪民利邪卒官所注傳
頗多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
門外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陜州陜人聖歷初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
議告朔於明堂講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

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賓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旣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

月告朔於廟其祭為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題其説賡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

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實謂吉為朔故世人謬吉為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朔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

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内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宫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圜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

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令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廵狩之歲一令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楊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

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賢
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
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
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
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
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産最實歟呂
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
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

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

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
黄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
帝稷皆齊賢等豢定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為唐
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為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
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
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
封唐實為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
王為始祖興乎殷周之本卨稷也卨稷興祚景皇帝是

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為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為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縁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

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為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為兩説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為義宗列於廟為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

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為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

男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譔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冑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别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録歷太子賔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刋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

删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
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
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
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
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
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
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

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絶後嗣蒙其福猶為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

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
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
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權
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
族為之以定門冑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
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
考其真偽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
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

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

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冑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

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説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别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狥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

有兢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

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譔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譔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

至為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愼東宮率獨孤褘

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令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謫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歛賕誘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

挑擢中書舍人内供奉為修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甞廢卷謙恭慎畏推為長者𤣥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閤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宫中每晏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斷籤縢紛舛懷素建白顧下紫微黄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闕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可即

拜懷素祕書監乃詔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
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
利徵湖州司功叅軍劉彦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丞陸
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
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
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録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
參軍毋煚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
譔次踐猷從弟祕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

懐素奏祕書少監盧俌崔沔為修圖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然懐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給輿還鄉里喪事官辦懐素卒後詔祕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内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絀不應選者無量等奏修譔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冲乃令煚述欽總緝部分踐猷悛治經

述欽治史曌彦直治子灣仲丘治集八年四錄成上之
學士無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彦直踐
猷行果子釗直曌述灣玄默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
冠氏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
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悱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
祕書省罷譔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愜仲丘老病還鄉
里紹伯卒於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集賢直
學士利徵出為山茌令儒綬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釗

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歆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
灣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
太守曉左補闕覃萊州别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
膳部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
右率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
源幼良代利徵後以協律郎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
族歷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為

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八

少子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斷指翦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鷰巢其楣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

踐猷弟季友歷祕書郎善畫從父仲容終冬官郎中有

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諭德右威衛將軍族子成巳晉州長史初母顔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寃敬仲得減死及成巳生而左耳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四世孫祖紹安與兄紹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高祖

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容帝受禪端先歸拜祕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悅擢内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馬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荅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故

事以宗室為州别駕見刺史驁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别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禄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謚曰惠

從父禎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賔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謚曰温子季詡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潁士
柳沖齊名譔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剟去之
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
垍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垍
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
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潁士沖皆譔類例而至
書稱工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